

藏珠 著

斗智斗勇 俏冤家

知道什么是吃货界的大人物吗?
就是像一个不断努力的吃货做起!



斗智斗勇 俏冤家

藏珠〇著



中国画报出版社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斗智斗勇俏冤家 / 藏珠著. -- 北京 : 中国画报出版社,
2013.7

ISBN 978-7-5146-0833-5

I. ①斗… II. ①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17320号

斗智斗勇俏冤家

出版人：田 辉

编 著 者：藏 珠

责任编辑：陈 晶

出版发行：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，邮编：100048)

电 话：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
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 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：cphh1985@126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：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：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

监 印：傅崇桂

开 本：32开 (880×1230)

印 张：9

字 数：235千字

版 次：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46-0833-5

定 价：26.80元

目 录

- Chapter01 不是冤家不聚头 \ 001
- Chapter02 BOSS 的报复 \ 019
- Chapter03 品尝美食的日子 \ 034
- Chapter04 上海日记 \ 050
- Chapter05 演戏就要演到底 \ 068
- Chapter06 假戏真做 \ 086
- Chapter07 互明心迹 \ 104
- Chapter08 丑媳妇也要见公婆 \ 123
- Chapter09 甜蜜时光 \ 141



- Chapter10 风波突起 \ 159
Chapter11 分别 \ 178
Chapter12 一年之后 \ 194
Chapter13 重逢 \ 212
Chapter14 新店 \ 229
Chapter15 风波又起 \ 247
Chapter16 追求 \ 265
Chapter17 尾声 \ 280



Chapter 01

不是冤家不聚头



一夜春雨，空气清新得让人忍不住想要大口呼吸，心情都是舒畅的。

可惜田甜舒畅不起来。大好的周末啊，本来她想去书店淘资料的，可是老妈偏偏揪住了她相亲。

相亲啊，那是世界上最无聊、成功率最低的工作之一啊，而且分明她才二十二，老妈有没有必要这么急着把她推销出去啊！

伸手摸摸脸，田甜觉得哪里都不舒服。她是个懒人，平日里上班从来不化妆，今天被老妈逼着涂脂抹粉了一番，顿时觉得脸上好像糊了一层墙粉，走在街上都疑神疑鬼怕有粉往下掉。每次经过可以照照影儿的地方，都忍不住要去看一下。

穿过一个小广场，对面就是约定相亲的咖啡吧。广场上停着几辆车，田甜走过去的时候下意识地又在车窗上照了照，然后一下子睁大了眼睛——车前挡上放了一本翻开一半的书，一块布朗尼蛋糕正在书页上的图片里泛着油润的光，似乎再凑近一点就能闻到那股浓郁的巧克力香。

田甜的眼睛刷地一下就亮了，如同看见了肉的小狼一般。这是本英

文原版的西式糕点图解，正是她最想要却一直买不到的东西！

嗯，这里有必要讲一下田甜的职业，她是个厨子。咳咳，如果觉得厨子不太好听的话，我们可以叫她蛋糕师。田甜毕业于烹饪学校中式面点专业，不过目前在本市海滨饭店西餐厅工作，正在研究各式西式糕点（俗称西点）。

西点，现在在国内也算是普及了，随便哪家饭店都能拿出几块蛋糕、苹果派之类的点心来，但是原汁原味的、真正讲究的西点，其实还是不多见的。田甜还是到了海滨饭店之后才学习西点的，手上的资料也不多，现在突然看见这么一本原版资料，真好像小苍蝇见了蜜糖，那眼睛再放不开，不知不觉地就往车上靠。

掀开的这一页上介绍的是布朗尼蛋糕的做法。布朗尼蛋糕是一道“火候菜”，即便是同一个配方，用不同的烤箱烤出来，味道也不尽相同。田甜一直没研究明白呢，现在乍然碰上了一份原版的资料，当然是越看越起劲，不觉越凑越近，只恨不能伸手进去把书页往后再翻翻。

“哎！干什么的！”猛然背后一声大喊，吓了田甜一跳。一回头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风风火火地冲过来，一把将田甜从车前拉开，“你干什么！撬车啊！小心我报警！”

田甜吓了一跳，又被他推了一把，不由得也有点生气，“谁撬车啊！有什么话不会好好说吗？推人干什么！你怎么看谁都是小偷啊？”

小青年先低头检查了一番车门，才抬起头来用怀疑的目光盯着田甜，“那你趴在我车门上干什么！不想撬车你凑那么近干吗？知道这车多贵吗？划坏了你要赔的！”

田甜很不高兴，“我就是看看。怎么了，看看不行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是不是靠你家车近点都是小偷啊？真要是那么担心，赶紧把你的车用栅栏围起来算了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瞟了一眼车头的标志，发现这是辆奔驰，心里不由也有点发虚。万一划伤了哪里，她还真赔不起。

小广场上人虽然不多，但田甜跟这个小青年这么一吵，也围过来几个看热闹的。忽然有个低沉的声音从人群后面传过来，“小黄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董事长，这丫头趴在咱们车上不知道在干什么，我怀疑她会划到咱们的车，问了一句，就吵起来了。”

“趴在车上？”声音的主人已经走到了眼前。田甜一抬头，顿时觉得有几分压迫感。这人应该有一米八五以上，光是身高，就足够让才一米六的田甜仰望了。虽然天气已经有点热，可是这人还穿着西装，领带也打得一丝不苟，从亚光细银框眼镜后面射来的目光，让田甜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，但随即就挺直了腰，“我只是看了看，你的司机就说我在撬车，他有什么证据？”管他是什么董事长，也不能乱说话吧。

西装男看了小青年一眼，“小黄，车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小黄有点底气不足，“倒是没什么事……”

“那就向这位小姐道歉。”

小黄不服气地瞪大眼，“董事长——”

“道歉！既然没有证据，撬车这样的话怎么能随便说。”

小黄不情不愿地转向田甜，“对不起——”

田甜正要回答，西装男已经淡淡地转向她，“小姐似乎也应该向我道个歉。虽然我的车没有用栅栏围起来，但别人家的窗户如果不挂窗帘，是否你就可以去窥视了呢？这个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吧。”

她对“窥视”两个字很不满意，但西装男的话又让人无法反驳，她想了想，也只能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多看。但是我并没有窥探什么，就是经过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……”

小黄立刻就想反驳，却被西装男抬手止住了，“那么我希望小姐今后不管经过哪里，不要‘顺便’看了，有时候这会带来麻烦和误解，无论对谁都不好。”



田甜瞪着他，很想反驳几句，但一时想不出来该说什么。就在她想词儿的时候，西装男已经拉开车门坐了进去，而小黄熟练地倒车，把车屁股对着田甜，示威似的按了一声喇叭之后，一道烟绝尘而去。

田甜气得跳脚，一直瞪着那车直到看不见，才突然想起来：完蛋了，她把相亲的事完全忘记了……

周一，田甜蔫蔫地去上班。先打扫卫生，再去冷库领原料。走到餐厅门口，冷不防背后被人狠狠拍了一下。田甜手里还搬着东西，差点往前一栽。不用回头她都知道是谁，“徐燕！你又迟到！”

徐燕嘻嘻笑着，一边啃面包，一边露出脸来，“谁迟到了，我今天可是准时来的。”

田甜撇嘴，“信你就有鬼了。”迟到对徐燕是家常便饭了，她家里条件很好，大学毕业之后进了海滨饭店就是图个清闲。海滨饭店现在门庭冷落，她在财务科一天也没多少事干，所以迟到早退领导也睁一眼闭一眼，反正领导自己都不按时呢。

徐燕大叫：“真的真的！我真是准时来的，这不早饭都没吃呢嘛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没精打采的？往常就数你最有活力了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”

田甜撅撅嘴，“被我妈骂了。”就为了相亲迟到，昨天挨骂两小时。今天早晨正吃早饭呢，田妈妈又想起来这事，于是再次开讲一小时。

“为啥挨骂啊？”徐燕顺口问了一句。不过她的重点显然不在这件事上，对田甜含糊的回答并不深究，立刻兴致勃勃地讲起来：“我跟你说，今天会计告诉我一件大事——咱们饭店要换老板了！”

“嗯？”田甜立刻打起了精神，“怎么回事？咱们这饭店终于有人买啦？那太好了，会好好整顿一下吧？其实咱们饭店还是有点名气的，就是没搞好。要是——”

“喂喂，你想什么呢。”徐燕毫不客气地打断了田甜的遐想，“想得美哟！就咱们饭店？有名气那也是十年前的事了，现在有啥名气？就只会卖豆沙包和奶油小蛋糕了！”

田甜不大服气，“咱们饭店的老师傅也都很厉害的！”

徐燕一撇嘴，“厉害是厉害，可谁还干啊？”

田甜没话说了。海滨饭店最初是国营饭店，后来国企改制，海滨饭店拖拖拉拉，成了最后一批。当初是为了稳重，可是最后不得不改了，却发现市场已经被那些先改制的或者新建的饭店占了去，而长期的大锅饭吃下来，海滨饭店已经失去竞争力了。更确切点说，海滨饭店缺少活力！

田甜虽然只来了一年，但是也多少明白一点儿。比如说吧，海滨饭店现在的大厨们没有一个是四十岁以下的，倒是有将近一半马上就要退休。再比如说，这几年饭店一共招进来不到十个年轻人，有至少六个是像徐燕这样来混份工作的，还有几个就是像田甜这样，虽然干活，可也是托关系进来的。所以海滨饭店到现在，招牌菜还是当年的豆沙包和奶油小蛋糕，没人愿意花那个精力再去想新玩意儿。饭店现在还能发得出工资，靠的是出租周围的地皮。说白了，海滨饭店现在就是个养老院。

“那买咱们饭店干什么啊？”

徐燕想了想，“好像是要把饭店改建成居民楼吧……听说市政府准备要扶持老城区，一种说法是想把旧的商业圈尽量再建起来，另一种说法是想把这边建成舒适的住宅区，毕竟这边靠海啊！不过，不管是哪一种情况，这边的房子将来都要涨价。”

“改建成居民楼？那咱们饭店不就没了？咱们这些人怎么办啊？”

“呃——”徐燕根本没想到这个问题，她又不缺钱，工作有和没有都没大差别，于是挠挠头说：“咱们合同没到期，既然是单位辞退，应

该给点补偿什么的吧……”

田甜可不能想得这么轻松。虽然两千块钱的工资也不高，但是对田甜家来说，还真是不能缺少的。而且最主要的是，你到哪儿找这么肯教你的师傅啊？

是的，虽然海滨饭店在外人看起来很烂，但田甜来了一年却一直干得很起劲，因为她在西餐厅里学到了很多手艺。西餐厅一共三位大厨，一位姓吕，一位姓王，一位姓纪，年龄分别是四十九、五十九、五十八。吕大厨家里经常有事，隔三差五地请假；王大厨明年就要退休，天天就是坐在厨房里看报纸；但是纪大厨人极好，田甜刚来的那段时间，因为在学校里学的是中式面点，对西点不熟悉，纪大厨几乎是手把手地教。俗话说得好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如今肯这么兜底儿传授的师傅，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。

徐燕并不理解田甜的烦恼，拉着她还在八卦，“听说新老板姓林，魔都人啊，叫林子贤。年龄二十九岁，未婚哟。”

“你怎么连结没结婚都知道？”田甜惊讶，这道行实在太深了，徐燕绝对有当狗仔队的潜力啊。

徐燕得意地一翘鼻子，“我就是知道，厉害吧？我还没说完呢。他家很有钱啊，龙腾地产，在上海北京都有生意。”

“废话啊！”田甜打断她，“搞房地产的会没有钱吗？你用不着这么热心夸他啊，小心新老板长得鬼头蛤蟆眼，一回头地球也要抖三抖，所以才未婚的。”

徐燕笑得掐了她好几把，“叫你胡说八道！行了，我去财务科了。别忘记十点下来倒垃圾。”

所谓十点钟倒垃圾，其实就是徐燕找个借口溜出来跟田甜说会话而已。说起来十点钟饭店没有客人，正好比较闲，所以徐燕天天在这个时候借口倒垃圾溜出来。

田甜笑着进了西餐厅，放好原料就去泡茶。吕大厨今天又没来，只有纪、王两位各据厨房一头，一个看书一个看报。

两杯热茶泡上来，王大厨耷拉着眼皮点了点头，伸手拿了一杯，眼睛盯在报纸上头都不抬。田甜从进了西餐部就没怎么见他说过话，也不敢吭声，端着另一杯去找纪大厨，“纪师傅，昨天你讲的那个大理石蛋糕我回去试了一下，就觉得大理石花纹弄得不漂亮，是不是我手法没做对呢？”

纪大厨呵呵笑起来，“回家去试了？嗯，虽然说是大理石蛋糕，也只是个叫法，不是说真能做出跟大理石一样的花纹来，不用那么较真儿。至于说到手法嘛，老实说我的经验也不多，这个只能自己一次次去尝试，多做几次就找到窍门了。”

田甜很苦恼，她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办法多做几次啊。西餐厅现在根本没多少生意，天天就是卖奶油小蛋糕之类的老点心，好像十几年都没变过了。要是全靠自己回家去试验——原料可不便宜呢，更别说烤箱啊模具啊之类的，田甜家还真没这个条件。

纪大厨推了推眼镜，笑眯眯地说：“田甜啊，其实你来这一年，我的手艺你已经学得七七八八，我也没多少东西好教你了。”他放低声音，眼神向旁边一溜，“再想学的话，你得——喏，那边。”

田甜的目光随着纪大厨转过去，就看见坐在一边看报纸的王大厨，“王师傅？”纪大厨每天看的还是菜谱，至于王大厨，她就没见这位看过任何跟烹饪有关的东西。

纪大厨把声音压得很低，还用菜谱捂着嘴，“其实啊，王师傅当年是在中南海给领导们做菜的。”

“啊？”田甜的嘴巴张大了。说实在的，自打来了海滨饭店，她一直都觉得这位王师傅没把心思放在工作上。虽说吕大厨经常请假不来，但人家来了就干活。纪大厨不用说了，虽然饭店效益差，但人家从来没

有迟到早退过。只有这位王大厨，虽然每天也是按时来按时走，但总是阴着张脸。平时不怎么干活，就是干了，脸色也像锅底一样，好像人人都欠他八百吊。

纪大厨嘿嘿一笑，慢悠悠扔下一句：“人不可貌相啊……”低头又看书去了。

纪大厨这句话搞得田甜一上午干什么都有点心不在焉，老是忍不住去看王大厨。但是看归看，到底也没鼓起勇气上去说个话。

十点钟，田甜准时下楼去倒垃圾。徐燕果然早等在一楼了，正对着院子里的一辆车赞叹：“看，大奔！”

田甜刚一撇嘴，突然觉得那车牌号有点眼熟。无奈她对数字一向很不敏感，琢磨了半天都没想起来，只好听着徐燕两眼发光地普及奔驰车的悠久历史。

两人慢悠悠倒了那少得可怜的垃圾，又慢悠悠逛回电梯里。徐燕一定要拉田甜上四楼，“你先陪我上四楼，要是我们头儿不在，我再陪你下二楼。”

“真折腾。”田甜也不反对。

“无聊嘛——”徐燕在电梯里伸个懒腰，“天天这么坐着，我肚子上的肉又多了。我都怀疑再这么下去我手脚都要退化了。”

田甜“切”了一声，“那你干脆爬楼梯多好啊。”其实海滨饭店总共六层，不用电梯完全可以。那架老式电梯当初装上的时候在整个滨海市都是数得着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落伍了，慢如老牛的速度真不比用脚走快多少。

“那多累……”徐燕嘿嘿一笑，“要是有不用运动不用节食的减肥方法多好啊。看你身材多好，什么都不胖。”

田甜一时兴起，“我也有锻炼啊！我可是大力神，不信等着看！”电梯正好“叮”的一声停在四楼，田甜伸出两手装模作样地扳住电梯

门，“嘿”的一声，顺着缓缓开启的电梯门做出一副用力的样子，乍一看就好像是她发力把电梯门掰开一样。

徐燕笑得靠着电梯扶手站不起来。但是电梯门开到一半的时候，她的笑声就像被什么东西截断了，半张着嘴不会动了。

田甜目瞪口呆地看着电梯外头。从来没见过几个人的走廊里，现在有十几个人在等电梯，一眼看去全是各部门的经理或者科长，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她，看着她放在电梯门上的双手，看着还在缓缓开启的电梯门。

田甜恨不得有个地洞能钻下去，两只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她木然地走出电梯，木然地穿过石化似的一群经理。忽然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微微带几分笑意地在背后响起来，“这姑娘是哪个部门的？”

这声音有点熟悉，田甜猛一回头——熟人！居然就是昨天在小广场上看见的西装男！难怪那辆奔驰的车牌号有点眼熟，原来是他的车。本来这人一米八五的身材在一群秃头经理中间应该是鹤立鸡群的，无奈田甜尴尬太过，刚才竟然没有注意到他。

餐饮部经理胖胖的脸上有点五官移位，田甜看见他踌躇再三，还是回答：“不认识。”

一群经理们簇拥着帅哥进了电梯，空荡荡的走廊里只剩下田甜跟徐燕大眼对小眼。过了半天，田甜喃喃地说：“完蛋了。”徐燕也同时张嘴，说的却是：“帅哥啊！”

田甜以手扶额，几乎想呻吟，“这时候你还管什么帅不帅哥啊……”

徐燕完全跟她相反，兴奋之极，“喂喂，你看清楚了没有？简直是极品啊！咱们饭店什么时候居然有这样的好货色啊？哎，会不会就是咱们的新老板？你看那么多经理陪着他一个，一准是的！”

田甜怒目而视，“马上饭店都要没了，你不怕，我可怕呢。老板再

帅，能多发钱吗？”

徐燕耸耸肩，“老板不帅，也不会多发钱吧？”

一句话打蔫了田甜，“你说得对，看来是要准备卷铺盖走人了。”何况，她跟这人吵架在前，丢人在后，估计这工作是丢了。

果然，第二天一早大家就接到了通知：上午十点半到一楼大厅集合。虽然没有明说，但田甜知道，这就是要遣散了。马上就要退休的老师傅们倒是一脸的无所谓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沉着脸。

十点半整，大厅门口传来不急不缓的脚步声，走进来的果然是昨天走廊里的西装男。行政部经理向大家介绍：“这位是林董事长，我们饭店的新老板，大家欢迎。”

掌声刚刚响起来就被林子贤抬手给按下去了，“现在不是饭店了。”

所有的人愣了几秒钟才明白过来。当然大家其实都得了风声，知道八成要自谋生路了，可是林子贤上来就是这么冷冰冰的一句，仍旧让大家很不能接受。当下就有沉不住气的人在人群里小声嘀咕：“饭店怎么了，不喜欢饭店别买啊！饭店得罪你了？”

声音不大，但是因为大厅里太安静，所以林子贤还是听见了。不过他并没有把人揪出来，只是冷冷地继续说下去：“海滨饭店开了三十年，越开越烂！只会卖豆沙包的饭店也配叫饭店吗？”

这下没人说话了。林子贤目光扫过大厅，最后落在大厅一角的垃圾桶上，“十点半了，一般饭店这时候已经开始准备午餐，这里却连昨天的垃圾桶都没倒？这样的饭店有哪位顾客敢来吃饭？”

田甜扭头看了一眼。其实这个大垃圾桶不是大厅的，而是生鲜处理区的。本来应该是每天下班的时候清理干净，大概是因为饭店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故，垃圾处理工也没心思干，居然就把这个桶漏在了这里。

田甜正想着，就听见林子贤冷冷地说：“你，去把它倒掉！”

说谁呢？田甜扭头看向林子贤，却发现他的眼睛正盯在她身上。田甜顿时惊了——这么大的垃圾桶，男人都很难轻易搬动，林子贤居然让她来搬？

旁边的餐饮部经理干咳了一声，“林董，这个应该是有专人处理的，大概是昨天疏忽了。我一会儿找人来清理掉，这个很沉，小姑娘搬不动的。”

林子贤镜片后面的眼睛略微弯了弯，“她连电梯门都能徒手扒开，垃圾桶应该也不成问题。”

大厅里顿时响起了一阵嗡嗡声。很多人都在疑惑地看着田甜，琢磨她啥时候干过徒手扒电梯门的事，只有几位部门经理一脸的尴尬。田甜一口血堵在嗓子眼差点喷出来。报复，这是绝对的报复！这个林子贤，果然还记得自己扒他车的事呢！

但是大 BOSS 的话现在如同圣旨，田甜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过去搬垃圾桶。谢天谢地，生鲜区昨天的垃圾不多，桶虽然看着硕大无比，但里头大概只装了一多半，田甜使出吃奶的力气居然给搬动了。不过她一转身，就看见大家都用一种“果然力大无比”的眼神看着她，顿时那一口血硬生生直冲上了头顶。

等田甜把垃圾桶送出去再气喘吁吁地回来，林子贤的讲话已经到了尾声，“这里准备改建成居民小区，总公司将按照《劳动法》规定给予大家补偿。解聘工作从下周开始，两个月之内完成。总公司已经派了专人来处理这件事情——高小姐！”

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站在林子贤旁边。一身浅绿色的职业套装，盘得一丝不乱的发髻，还有脸上无懈可击的妆容，跟大厅里的人真是格格不入。女人面带微笑，“大家好，我是高容，受总公司委派来给大家办理解聘手续。这些天我在行政部办公室工作，有什么问题，大家可以直接找我。”

“好了，都散了吧。”林子贤不容置疑地一挥手，转身走了。走过田甜身边的时候看了她一眼，嘴角微微一勾，“力气果然不小。”

田甜盯着他的背影，只想扑上去咬他一口！

虽然林子贤说有两个月的时间来解聘，但事实上当天下午高容就雷厉风行地开始办这事了。行政部和财务部首当其冲。到下班的时候，徐燕就撅着嘴到西餐厅来了。田甜正在打扫卫生，一边忙一边问她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下个月就回家了。”徐燕叹口气，“我也知道，行政部跟我们财务部的人是最没用的，所以先打发走。因为饭店现在还营业呢，所以餐饮部的人最后裁。”

田甜倒垃圾的那一口血还堵在心口上呢，忍不住也有些愤愤，“你看他那样，他觉得谁有用啊？”

“唉，谁叫人家是老板呢。”

“老板也不能这样啊！”田甜惟妙惟肖地学着林子贤的口气，“只会卖豆沙包的饭店也配叫饭店吗？豆沙包怎么了！我们的豆沙包做得很好的，这么多年都有名气！再说还有奶油小蛋糕呢！”

徐燕偷偷看看外头的纪大厨和王大厨，确定两位大厨都在看书看报，没人注意她跟田甜的对话，这才小声说：“其实吧，我也觉得，这么多年了就会个豆沙包和奶油小蛋糕，咱们饭店也真是挺差劲的……”

田甜有些不服气，“谁说咱们饭店只会豆沙包和奶油小蛋糕啦！纪师傅就会做很多点心！”

“纪师傅不是马上要退休了嘛，我看他也不爱动弹了。说起来咱们饭店再过个一两年，老师傅们都退休了，也就真不行了。”

“怎么不行了！”田甜很愤怒，“我就觉得咱们饭店挺好的，又不是没有本事的师傅，是那个林子贤不识货！”

“哎，你小声点！”徐燕赶紧想制止田甜，不过已经晚了，只听外